



教育诗

马卡连科著

教 育 诗

第 一 部

〔苏联〕马卡连柯著

磊 然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八 年 · 北 京

А. МАКАРЕНК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АЯ ПОЭМ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2.

插图系 Л. П. ПОДЪЯССКАЯ 所作, 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9年版复制。

封面画: 梁益强

教 育 诗 (第一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20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9\frac{5}{16}$ 插页 3

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649

定价 0.63 元



作者像

出版说明

安东·谢苗诺维奇·马卡连柯(一八八八——一九三九)是苏联优秀的革命作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革新家。在他的一生中,教育工作和文学工作紧密地结合着。

马卡连柯是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生于乌克兰的别洛波里城。在波尔塔瓦师范学院毕业后就专心从事教育工作。但是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的才能才真正获得充分的发挥。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五年,他先后主持了高尔基儿童劳动教养院和捷尔仁斯基公社(也是一个儿童教养院)。他从事教育工作三十二年,他的大胆的革新工作给苏联教育史增添了新的一页。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沙皇俄国就有二百万以上的流浪儿童和少年。到了二十年代初,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国内战争,由于饥饿和破坏,这个数目更是大大地增加了。但即使在非常艰苦的国内战争年代和后来的恢复时期的初期,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也毅然采取措施,坚决消除国内到处有儿童流浪及儿童犯罪的现象,同时也对这些儿童表现了极大的关怀。政府为此成立了儿童生活改善委员会,由捷尔仁斯基负责领导。

一九二〇年,马卡连柯受乌克兰哈尔科夫省人民教育委员会的委托,在波尔塔瓦创办了一个童犯劳动教养院(后称高尔基劳动教养院),来改造这些未成年的违法者。《教育诗》描写的就是这个教养院八年(一九二〇——一九二八)的历史。

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应该有新的人。在《教育诗》里,一

开头马卡连柯就提出“应该按照新的方法制造新人”的原则；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要把过去的流浪儿童变成新社会的新人的理想才能实现。《教育诗》深刻而动人地描写了新人的诞生和成长的过程，它是新人的诞生和成长的颂歌。

社会主义社会使劳动成为光荣的、豪迈的事业。在高尔基教养院，改造的奇迹首先是通过学童参加劳动的途径完成的。马卡连柯不但把劳动看作具有无比力量的教育因素，同时也成功地把劳动、生产和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学童们对劳动的初步认识和纪律的建立，教养院里开始露出了集体的萌芽，后来这个集体日益巩固、壮大。作者在第一、二、三部里，分别描述了集体的形成、集体在劳动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和集体的威力。正是依靠这个集体的威力，高尔基教养院在前进的道路上和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儿童学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征服了代表旧世界的势力和影响的库里亚日教养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高尔基无论对马卡连柯的教育工作或文学创作都给予不断的鼓励和帮助。高尔基是第一个对马卡连柯的教育工作予以高度评价的人。一九二八年，高尔基访问高尔基教养院后，在《苏联游记》中写道：“这几百个受了生活那样残酷的、侮辱性的蹂躏的孩子，是谁能这样改造他们，使他们变得不可认识了呢？教养院的组织者和院长是安·谢·马卡连柯。”

马卡连柯的成熟的艺术叙述能摄住读者的心灵，使读者的情绪随着他的叙述，随着他的喜怒哀乐而变化。他深刻地表现了他的内心世界，他所经历的复杂的、充满尖锐矛盾的道路——他经过苦闷、疑惑、动摇而后得到乐观的结论的道路。全书的基调是充满乐观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基调。

编者 一九七八年二月

謹以一片忠誠和热爱

献給

我們的領導人、友人和導師

馬克西姆·高尔基

第一部

目 次

1	和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的谈话	7
2	高尔基教养院的不体面的开始	11
3	第一必需品	24
4	内部的斗争	35
5	具有国家意义的工作	44
6	夺取一个铁桶	52
7	“每个跳蚤都有牠的用处”	60
8	性格与文化	70
9	“乌克兰还有骑士”	76
10	“献身於社会教育的人”	94
11	带来胜利的播种机	103
12	勃拉特謙柯和区粮食委员	112
13	奥薩德契	122
14	睦鄰的墨水瓶	130
15	“我們的最漂亮”	138
16	燕麥粥	148
17	沙陵的懲罰	159
18	和農民的“联络”	167

19	抽籤遊戲·····	174
20	牲畜和農具·····	185
21	可惡的老頭·····	203
22	驅逐·····	219
23	精選的種子·····	227
24	謝苗的苦難歷程·····	238
25	隊長制的教育法·····	247
26	第二教養院的惡棍·····	257
27	攻取共青團·····	269
28	勝利進行曲的开始·····	279

一 和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的谈话

一九二〇年九月，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召我去，对我說：

“喂，老弟，我听说你在大罵……說竟把这个省人民經濟委员会給你的劳动学校做校址①……”

“怎么能叫人不罵呢？不但要罵，还要去吵鬧：这哪里是什么劳动学校？烏烟瘴气，骯里骯髒！这哪里还像个学校？”

“是呀……大概要这样才称你的心：造一所新房子，擺上一些新課桌，然后你才能上課。老弟，問題不在房子，要緊的是要培养新人，可是你們这些教育家干什么事都沒有勁：房子不行啦，桌子不行啦。你們沒有那股……热情，那股革命的热情。你們的袴脚沒有塞在靴統里②！”

“我的袴脚偏偏是塞在靴統里的。”

“好吧，就算你的袴脚是塞在靴統里……你們这批知識分子真是糟透了！……現在我到处在找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問

① 指馬卡連柯在波尔塔瓦主持的劳动学校，因为沒有校址，只好在省人民經濟局里下午上課。——“馬卡連柯全集”註。

② 俄國的農民和工人都把袴脚塞在靴統里，便於操作，这里是諷刺馬卡連柯，說他是知識分子。

題：這些流浪兒童越弄越多，街上簡直走不過去了，而且他們還隨便往人家裏闖。有人對我說：這是你們人民教育委員會的事……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就是這件事呀：我無論跟誰說，無論怎樣跟他們好說歹說，誰也不願意干。他們說，這簡直是要他們的命。像你們這班人，最好是給你們一個舒舒服服的小書房和幾本你們愛讀的書……再像你這樣戴上眼鏡……”

我笑了起來：

“您看，連眼鏡也碍了事！”

“我原是這麼說：你們最好一天到晚捧着書本，要是給你們一個活人，你們就要說，活人要我的命了。唉，知識分子！”

省人民教育委員會主任用他那雙烏黑的小眼睛生氣地盯着我，從他那尼采式的口髭下面向我們全體做教員的同人噴出責備的話。但是他這位省人民教育委員會主任說得並不對。

“請您聽我說……”

“噢，什麼‘請您聽我說’、‘請您聽我說’？你能說出個什麼道理來？你無非是說：這個……如果能像在美國那樣就好啦！我最近讀過一本有關這方面的小冊子，是人家偶然給我的。叫什麼感化……哦，對了！叫感化院^①。這樣的東西我們目前還沒有。”

“不，請您聽我說。”

“好吧，我就聽你說。”

“革命以前，不是也處理過這些流浪兒童嗎？有過童犯教養

① 在許多資產階級國家里都稱兒童監獄為感化院。

院……”

“那可不同 你知道……革命前的不一样。”

“对啊。可見現在要用新方法造出新人來。”

“用新方法，这一点你說得对。”

“可是誰也不知道怎么着手。”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可是在我的这个……省人民教育委员会里，倒有人知道……”

“可是他們不願意做这件事。”

“这些混賬东西，他們是不願意干，这一点你說得对。”

“不过要是我來做的話，他們又要把我弄得走投無路。我無論怎么做，他們都要說，这样不对，那样不对。”

“他們这些畜生是会这样說的，你說得对。”

“而且您也会相信他們，不相信我。”

“我才不会相信他們，我会對他們說：‘你們應該自己來干！’”

“不过，要是我真的把事情搞糟了呢？”

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用拳头在桌子上一槌：

“你怎么老跟我說：搞糟了，搞糟了！搞糟了就搞糟了。你希望我怎么样？你以为我不懂嗎？你去搞吧，事情反正是要做的。搞到哪里算哪里。最重要的是这个……不要什么童犯教养院，你該明白，要的是社会教育……我們需要的是这样的人……要我們自己的人！你去把他們造出來。反正我們大家都需要學習。你也需要學習。你肯當着我的面承認你不知道，这种态度很好。的确很好。”

“那末地方有嗎？房子总是需要的。”

“房子有，老弟。有一处非常好的地方。剛好从前那里也是童犯教养院。离这里不远——大約有六里^①路。那边很不錯：有樹林，有田野，可以养牛……”

“可是人呢？”

“你总不能叫我馬上从口袋里掏出人来給你。也許，你还想我給你一輛汽車吧？”

“錢呢？……”

“錢有的是。呐，拿去吧。”

他从桌子抽屜里取出一包鈔票。

“一億五千万^②。这是給你的全部筹备費。把那边修理一下，置备一些应用的家具……”

“買牛的錢也在內嗎？”

“買牛的事可以緩一緩，那边窗子上的玻璃都沒有了。你去編个一年的預算。”

“这恐怕不大妥当，最好先去看一看。”

“我已經看过了……怎么，你还会比我看得更仔細嗎？去做就得啦。”

“哦，好吧，”我如釋重負地說，因为那时候我覺得，沒有比省人民教育委员会里的这些办公室更可怕的东西了。

“这样才是个好漢！”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說。“去進行吧！这是神聖的事業！”

① 本書所用的“里”是指俄里，每俄里等於1.67公里。

② 指1920年时的幣值。——全案註。

二 高尔基教养院的不体面的开始

在离波尔塔瓦六公里的砂丘上，有一片佔地二百來公頃的松林。沿着樹林的边是一条通哈尔科夫的大路，路上的干干淨淨的鵝卵石寂寞地閃閃發光。

樹林里有一塊空地，面積約有四十公頃。空地的一角上，排列着五所形狀像几何圖形那樣規則的匣子似的磚房，五个匣子拼起來就成了一个正方形。这就是为童犯設立的新的教养院。

院子里的一个小砂壇朝林中那塊寬闊的空地傾斜下去，一直通到一个小湖的蘆葦叢边。小湖对岸是一家富農莊園的籬笆和農舍。莊園后面，远远的天空中現出一排古老的白樺，还有兩三个茅草屋頂。这就是全部的景色。

革命前，这里是童犯教养院。一九一七年，里面的童犯都紛紛逃走，留下的教育的痕跡非常少。从殘缺不全的日記里保存下的那些記載看起來，童犯教养院里主要的教师都是些老粗，多半是些退伍的下級軍官。他們的責任是寸步不離地監視學童們在工作时和休息时的行动，夜里就睡在他們隔壁的房間里。听了鄰近農民的話，可以断定这些老粗的教育方法並不特別复雜。它的外部表現無非是像棍子那樣簡單的工具而已。

童犯教养院的物質遺產更是不值一提。凡是能够用物質單位表示的东西：工場里的用具、貯藏室的东西、家具，都被近鄰們搬運到自己的貯藏室里和谷倉里去了。在被搬走的各種財產里面，甚至包括着果木樹。然而，在这全部事件里，却絲毫沒有使